

# 2015 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 人口社会学分析\*

宋全成

**摘 要：**在 2015 年的欧洲难民危机中，德国实施欢迎难民的积极政策，慷慨接纳了近百万难民入境，同时，也有 47.66 万人提出了难民庇护申请。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自然结构特征是，在规模上，创下二战结束后的历史新高；在性别结构上，男性占比高；在年龄结构上，呈现显著的年轻化特征。其社会结构特征是，在来源国结构上，主要来自叙利亚、阿尔巴尼亚、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在宗教信仰结构上，穆斯林难民庇护申请者已成为在德国最大的难民庇护申请群体；在难民庇护申请处理结果的数量和类型结构上，2015 年难民庇护申请处理总量达到了空前的 28.27 万人，其中获得难民等类型的居留许可的比例高达 49.8%，创下了进入 21 世纪后的德国历史新纪录。难民甄别、难民庇护申请的处理及其社会融合，将是德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关 键 词：**德国难民政策； 欧洲难民危机； 难民庇护申请； 自然结构； 社会结构

**作者简介：**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教授  
博士 济南 250100

中图分类号：D751.6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16)04-0004-13

---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宗教信仰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项目编号：13JJD730002)、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2016 年民族问题研究项目“欧洲难民危机研究”(项目编号：2016-GMB-043)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回顾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打上了深刻的德国烙印:一方面,德国首先放弃《都柏林公约》中的第一责任国的原则,实施欢迎难民的积极难民政策;另一方面,德国高举人道主义救援的大旗,慷慨接纳了入境欧洲130万难民中的近百万入境德国。毫无疑问,掌握在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状况及处理结果,就可以大体上把握欧洲难民危机中的难民庇护申请在2015年的基本概貌。本文拟以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联邦统计局有关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据为依据,对2015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自然结构、社会结构和处理结果动态趋势作人口社会学分析。

### 一、后冷战时代背景下的欧洲难民危机以及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状况

从历史发生学的视角来看,2015年的欧洲难民危机只是后冷战时代欧洲难民状况的一个缩影和集中体现而已。尽管在冷战时期,来自东部原社会主义国家的非法移民都被冠名为政治难民而在德国得以被慷慨地接纳,但由于东西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对立,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量还是十分有限的。但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原东欧国家回归西方阵营,冷战大幕的阴霾终于散尽,欧洲迎来了后冷战时代的曙光。同时,欧洲,尤其是处于冷战前沿的德国,迎来了难民潮的新时期。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的数据显示,1953年以来,在联邦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人数是460万人,其中1990年以后的难民庇护申请者就达到了370万人。1992年是欧洲和德国难民庇护申请历史上的重要一年。当年在欧洲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人数达到了76万人,其中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人数就高达43.82万人。在1993年德国实施新的避难法以后,在德国申请难民庇护的人数骤然下降,到2008年,只有2.8万人提出了难民庇护申请。

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及其盟国在连续发动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并军事干预叙利亚内战以后,打着防止发生人道主义灾难旗号的上述战争却制造了真正的人道主义灾难——上述地区产生了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潮。大部分跨境的国际难民,在周边国家暂时避难。“截至2013年年底,发达国家只接收了全球难民的14%,而巴基斯坦、伊朗、黎巴嫩、约旦等发展中国家则接收了全球难民的86%,仅巴基斯坦一国就接收了160万阿富汗难民,土耳其一国则接收了200万叙利亚难民。”<sup>①</sup>由于地缘政治、移民传统和移民网络链的共同作用,也有数十万的难民远走他乡、到欧洲国家避难。到2014年

<sup>①</sup> 《难民偷渡欧洲已形成“黄金路线” 发展中国家是难民安置主体》,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6/0622/22/BQ6TMTK400014SEH.html>,访问日期:2016-09-16。

有大约 50 多万难民进入欧洲国家,仅仅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人数就达到了 20.28 万人。尽管没有达到 1992 年欧洲难民庇护申请的最高纪录,但后冷战时代的欧洲难民危机逐渐形成。由于《都柏林公约》和其他避难体系指令的局限性,接触难民的前哨国家希腊和意大利承受了巨大的难民入境、甄别和暂时安置的压力。上述国家数度呼吁欧盟制定出统一的接纳难民的配额方案,以缓解日益临近的难民危机。但由于多数欧洲国家的无动于衷,欧盟层面上达成一致的难民配额方案一再流产,致使欧洲难民问题日益严重。到 2015 年 9 月,德国终于暂时放弃《都柏林公约》中的第一责任国的原则,实施欢迎难民的政策,积极接纳难民。但东欧国家在难民接纳问题上采取集体反对立场,西欧国家也动作迟缓。由此,欧洲难民危机最终形成。到 2015 年 12 月,有大约 130 万人进入欧洲地区,德国由于实施欢迎难民的政策而吸引了 110 万难民(包括过境难民,最新数据是 89 万)入境德国,同时,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人数也达到了 47.66 万人,超越了 1992 年的历史纪录,创造了难民庇护申请的历史新高<sup>①</sup>。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 2015 年入境德国的难民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及难民申请的处理结果状况等,可以成为窥见 2015 年欧洲难民危机的晴雨表。

## 二、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自然结构考察

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提供的有关难民庇护申请的数据,是目前欧洲国家中最权威、最全面的数据。特别是其十大难民来源国的相关难民庇护申请人数就达到了 441899 人,占其难民庇护申请总数 476649 人的 92.71%。因此,透过德国十大难民庇护申请国及其他国家的相关数据,我们就可以大体上把握 2015 年欧洲难民在德国的自然结构。从人口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来看,人口的单位时间规模、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是人口自然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 2015 年 1 月到 12 月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单位时间规模的基本状况(见表 1)。

表 1 2015 年 1 月~12 月德国境内难民庇护申请类型及数量一览表<sup>②</sup>

月份	难民庇护申请每月合计	首次申请数量	再次申请数量
1 月	25042	21679	3363
2 月	26083	22775	3308

<sup>①</sup>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5, Asyl*, Berlin, 2015, S. 8.

<sup>②</sup> 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在统计报告中特别提示,由于每月的最终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会有少量增加,因此,此每月数据的累加与 2015 年的合计统计数据略有差异,但总体趋势和特征不变。

续表 1

月份	难民庇护申请每月合计	首次申请数量	再次申请数量
3 月	32054	28681	3373
4 月	27178	24504	2674
5 月	25992	23758	2234
6 月	35449	32705	2744
7 月	37531	34384	3147
8 月	36422	33447	2975
9 月	43071	40487	2584
10 月	54877	52730	2147
11 月	57816	55950	1866
12 月	48277	46730	1547

数据来源：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5, Asyl*, Berlin, 2015, S. 10.

从表 1 可以看出,2015 年下半年的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与 2015 年上半年相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且主要是首次申请难民庇护人数的增长。2015 年 1 月~6 月,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每月稳定在 2.5 万~3.5 万人之间,上半年难民庇护申请总量是 171798 人。而下半年的 7 月~12 月,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每月稳定在 3.5 万~5.7 万人之间,下半年难民庇护申请总量达到了空前的 277994 人,增长了 61.81%。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一方面,5 月份以来,通过地中海通道进入意大利和通过土耳其、巴尔干通道进入希腊的难民人数急剧增长,从而使得进入德国的难民人数呈现出急剧增长的态势;另一方面,自 8 月底以来,德国放弃《都柏林公约》的第一责任国的原则,实施欢迎难民的积极政策,由此带来难民庇护申请者规模的迅速增加。由此可见,难民庇护申请人数的急剧增加是德国政府实施欢迎难民政策的直接结果。

其次,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性别结构呈现出较大的非均衡性。“人口的性别结构是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男女两性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sup>①</sup>从性别比的角度来看,男女两性的性别比一般稳定在 103~107 之间,即男性略多于女性。性别结构是最基本的人口结构,是社会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意义影响深远。因此,人口社会学十分重视性别结构及其变化。但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提供的相关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据(见表 2)表明,除个别来源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性别比大体正常以外,多数难民庇

① 佟新:《人口社会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4 版,第 183 页。

护申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性别比严重失调,总体来看,是男性远远多于女性。

表2 2015年德国境内难民庇护申请者十大来源国及性别比例一览表

难民庇护来源国	总量	男性	比例	女性	比例
叙利亚	158657	117130	73.8%	41527	26.2%
阿尔巴尼亚	53805	32466	60.3%	21339	39.7%
科索沃	33427	21528	64.4%	11899	35.6%
阿富汗	31382	22923	73.0%	8459	27.0%
伊拉克	29784	21109	70.9%	8675	29.1%
塞尔维亚	16700	8512	51.0%	8188	49.0%
来源国不明	11721	8145	69.5%	3576	30.5%
厄立特里亚	10876	8227	75.6%	2649	24.4%
马其顿	9083	4723	52.0%	4360	48.0%
巴基斯坦	8199	7597	92.7%	602	7.3%
十国合计	<b>363634</b>	<b>252360</b>	<b>69.4%</b>	<b>111274</b>	<b>30.6%</b>
其他国家	78265	53224	68.0%	25041	32.0%
难民庇护申请总量	<b>441899</b>	<b>305584</b>	<b>69.2%</b>	<b>136315</b>	<b>30.8%</b>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5, Asyl*, Berlin, 2015, S. 19. 注: 十大来源国包含“来源国不明”的情况。

从表2可以看出,除马其顿和塞尔维亚以外,其他8个难民庇护来源国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其中来源于巴基斯坦的难民庇护申请者当中的女性只占7.3%,而男性所占比例高达92.7%。即使前十国合计,男性难民庇护申请者是53224人,占十国难民庇护申请总量的68%,而女性难民庇护申请者只有25041人,仅占难民庇护申请总量的32%。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一是从国际移民性别类型理论来看,男性国际迁移的愿望更强烈一些,而女性远低于男性。从迁移行动的角度来看,男性更容易实现从愿望到行动的迁移,而女性由于有孩子和家庭的羁绊,不容易实现跨境迁移。二是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性别比失衡,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这些国家深厚的伊斯兰教重男轻女的文化背景。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十大来源国大多有着伊斯兰教的宗教背景,有些国家直接就是伊斯兰国家。而伊斯兰文明中重男轻女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直接限制着女性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迁移行动。

最后,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结构呈现出年轻化的典型特征。在人口社会学中,“人口年龄结构是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通常用百分比来表示。人口年龄结构是最基本的人口结构,是社会构成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深刻地影响着人口过程和社会结构的诸多方面。”<sup>①</sup>不同人口的年龄结构,决定着人口的年轻型、中年型和老年型的不同类别。从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提供的 2015 年相关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据(见表 3)来看,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年轻型特征。

表 3 2015 年德国境内难民庇护申请者年龄结构及性别比例一览表

年龄别	总量	百分比	其中				男性比	女性比
			男性	百分比	女性	百分比		
4 岁以下	41253	9.3%	21529	7.0%	19724	14.5%	52.2%	47.8%
4~6 岁以下	14972	3.4%	8037	2.6%	6935	5.1%	53.7%	46.3%
6~11 岁以下	32723	7.4%	17676	5.8%	15047	11.0%	54.0%	46.0%
11~16 岁以下	28060	6.3%	17233	5.6%	10827	7.9%	61.4%	38.6%
16~18 岁以下	20471	4.6%	16253	5.3%	4218	3.1%	79.4%	20.6%
18~25 岁以下	109672	24.8%	88121	28.8%	21551	15.8%	80.3%	19.7%
25~30 岁以下	67258	15.2%	50828	16.6%	16430	12.1%	75.6%	24.4%
30~35 岁以下	46698	10.6%	32923	10.8%	13775	10.1%	70.5%	29.5%
35~40 岁以下	31239	7.1%	21216	6.9%	10023	7.4%	67.9%	32.1%
40~45 岁以下	20194	4.6%	13704	4.5%	6490	4.8%	67.9%	32.1%
45~50 岁以下	12848	2.9%	8557	2.8%	4291	3.1%	66.6%	33.4%
50~55 岁以下	7489	1.7%	4711	1.5%	2778	2.0%	62.9%	37.1%
55~60 岁以下	4245	1.0%	2386	0.8%	1859	1.4%	56.2%	43.8%
60~65 岁以下	2382	0.5%	1294	0.4%	1088	0.8%	54.3%	45.7%
65 岁及 65 岁以上	2395	0.5%	1116	0.4%	1279	0.9%	46.6%	53.4%
合计	441899	100.0%	305584	100.0%	136315	100.0%	69.2%	30.8%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5, Asyl*, Berlin, 2015, S. 19.

从表 3 可以看出,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结构年轻化。这突出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基本劳动力是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高达约 44.19 万难民庇护申请者中,16~60 岁的劳动力高达 32.01 万人,占难民庇护申请者总数的 72.44%。如果再进一步细分,18~45 岁的中坚劳动力高达 275061 人,占难民庇护申请者劳动力总数的 82.09%。由此可见,难民庇护申请者呈现出高度年轻化的年龄结构。二是在非劳动力的难民庇护申请者中,16 岁以下的

① 佟新:《人口社会学》,第 155 页。

未成年人总数是 117008 人,占非劳动力的难民庇护申请者总量 121785 的 96.08%。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只有 4777 人,占非劳动力的难民庇护申请者总量的 3.92%。由此可见,即使是非劳动力的难民庇护申请者也呈现出高度年轻化的特征。

### 三、难民庇护申请者的社会结构分析

人口的社会结构涵盖诸多内容,但限于篇幅和难民研究关注的焦点,在此仅考察难民庇护申请者主要来源国家及宗教信仰、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联邦州的地理分布和难民庇护申请的处理结果的类型结构等。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社会结构之其他组成部分,将在其他论文中专门研究。

首先,考察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主要来源国结构及其宗教信仰结构。

研究这一人口结构部分,不仅可以把握难民申请者的来源地和基本流向,而且可以深入洞察复杂的国际格局和微妙的宗教文化背景。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提供的 2015 年相关难民庇护申请者的相关数据(见表 4),为我们揭开了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主要国别与宗教信仰的神秘面纱。

表 4 德国 2015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国别和宗教信仰一览表

国别	总数	宗教信仰类别及比例											
		穆斯林	%	基督徒	%	雅兹迪	%	无教派	%	印度教	%	其他	%
叙利亚	158657	136743	86.2	6198	3.9	3495	2.2	1161	0.7	3	0	11057	7.0
阿尔巴尼亚	53805	40264	74.8	10350	19.2	0	0	1257	2.3	1	0	1933	3.6
科索沃	33427	30400	90.9	700	2.1	0	0	281	0.8	0	0.6	2046	6.1
阿富汗	31382	26131	83.3	402	1.3	0	0	193	0.6	197	0	4459	14.2
伊拉克	29784	12378	41.6	1255	4.2	14261	47.9	176	0.6	0	0	1714	5.8
塞尔维亚	16700	5557	33.3	10028	60.0	0	0	410	2.5	0	0	705	4.2
来源国不明	11721	10632	90.7	311	2.7	260	2.2	40	0.3	2	0	476	4.1
厄立特里亚	10876	1508	13.9	7835	72.0	0	0	1	0	0	0	1532	14.1
马其顿	9083	7386	81.3	1236	13.6	0	0	68	0.7	0	0	393	4.3
巴基斯坦	8199	7833	95.5	126	1.5	0	0	11	0.1	4	0	225	2.7
前十国合计	<b>363634</b>	<b>278832</b>	<b>76.7</b>	<b>38441</b>	<b>10.6</b>	<b>18016</b>	<b>5.0</b>	<b>3598</b>	<b>1.0</b>	<b>207</b>	<b>0.1</b>	<b>24540</b>	<b>6.7</b>
所有国总计	<b>441899</b>	<b>322817</b>	<b>73.1</b>	<b>61061</b>	<b>13.8</b>	<b>18685</b>	<b>4.2</b>	<b>6072</b>	<b>1.4</b>	<b>2111</b>	<b>0.5</b>	<b>31153</b>	<b>7.0</b>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5, Asyl*, Berlin, 2015, S. 22. 注:前十国包括“来源国不明”的情况。

从表 4 可以看出:一是从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主要来源国来看,难民主要来自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强力侵入和干预的叙利亚、阿尔巴尼亚、科索沃、阿富汗、伊拉

克和塞尔维亚。自“9·11”恐怖袭击以来,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以打击恐怖主义、避免出现人道主义灾难为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并积极介入叙利亚内战,期望以此建立起亲西方的民主国家,改变中东的国际格局,但由于上述国家的部族关系复杂、宗教冲突加剧,地区间国家关系与宗教关系的相互交织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致使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努力化为泡影。上述国家陷入了长时期的部族混战、宗教冲突之中,由此,伊斯兰中的极端宗教派别和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逐渐做大并迅速崛起。在上述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产生了数以百万计的难民,这是欧洲难民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这些难民遍布于中东、西亚和北非地区,也是在欧洲国家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主要来源地。尤其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直接干预叙利亚,致使一个中等收入、拥有2200万人口的国家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之中,产生了430多万国际难民和500万国内难民。从德国2015年接纳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情况来看,首先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庇护申请者以18.86万人高居榜首,占德国接纳的难民庇护申请者总量的35.9%,其次是来自阿尔巴尼亚、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和塞尔维亚的难民庇护申请者。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急剧增多,毫无疑问,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紧密相关,即使来自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难民,也与美国介入和发动的前南斯拉夫内战和科索沃战争紧密相连。尽管科索沃战争已经过去了16年,但由此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的难民潮仍在今日的欧洲国家肆虐。就此而言,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应对发生在欧洲地区的难民潮承担更多的直接责任和难民接纳与安置的国际义务<sup>①</sup>。

二是从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宗教信仰结构来看,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以32.28万人高居榜首,信奉基督教的基督徒和信奉雅兹迪教的雅兹迪人,分别以6.10万人和1.87万人列第二和第三位。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这种宗教信仰结构,体现着鲜明的宗教对抗、族群冲突和种族主义的文化特征。

(一)从难民最大的宗教群体——穆斯林难民总体情况来看,穆斯林难民庇护申请者共有32.28万人,占难民庇护申请者总数44.19万人的73.05%,已经成为在德国的最大的避难申请群体,主要产生于信奉伊斯兰教的伊斯兰国家,如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等。这些伊斯兰国家出现难民潮的主要原因,既有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上述以伊斯兰教文明为核心的伊斯兰国家的入侵和干预,这是中东地区的难民潮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有伊斯兰国家内部不同派别,如逊尼派与什叶派不同教派的冲突,这是中东地区难民潮产生的又一重要因素。其中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东方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始终占据重要地位。

<sup>①</sup> 宋全成:《欧洲难民危机:结构、成因及影响分析》,载《德国研究》,2015年第3期,第41—53页。

从历史发生学的视角来看,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由来已久,并延续了1000多年,两种宗教影响下的人民的对抗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因此,二战结束以后,穆斯林世界尽管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殖民主义体系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民族与国家的独立,但两种宗教文明支配下的国家与人民间的对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也是反西方的伊斯兰教极端派别和恐怖组织——如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产生的重要诱因。

(二)某些国家如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穆斯林难民的产生,与民族国家内的不同宗教信仰下的族群分裂、族群冲突紧密相关。纵观二战结束以来全球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除了不同宗教或同一宗教内不同教派的冲突因素以外,不同宗教信仰下的族群分裂和族群冲突,也是导致地区冲突、局部战争和难民潮的重要因素。在2015年德国接纳的难民庇护申请者中,来自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穆斯林难民群体,就与这些国家内的族群分裂与族群冲突密切相关。仅以科索沃为例,2015年在德国提出避难申请的33427人中,就有30400人是穆斯林,占科索沃难民庇护申请者总量的90.9%。科索沃难民的产生就是原南斯拉夫联盟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内的阿尔巴尼亚族和塞尔维亚族的分裂与冲突、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直接造成的。美国及其领导的北约以保护阿尔巴尼亚族的人权、避免人道主义灾难为名,于1999年3月,发动了代号为“盟军行动”的科索沃战争,进一步加剧了阿尔巴尼亚族与塞尔维亚族、黑山族的民族间冲突,由此产生了数以百万计的难民。由于距离欧洲地区较近,再加上欧洲国家历来有高举人道主义旗帜、接纳难民的政治传统,因此,多数难民跨越国境线,进入欧洲国家。尽管科索沃战争已经过去了16年,但在欧洲国家申请难民庇护的科索沃难民人数依然居高不下。2015年在德国申请庇护的科索沃难民就以33427人而位居第三。就这个意义而言,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应对科索沃的难民潮承担重要责任。

(三)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对雅兹迪人的种族主义灭绝行为,是导致大量雅兹迪难民在德国申请庇护的主要原因。雅兹迪人因为信奉雅兹迪教而被称之为雅兹迪人,主要散落在伊拉克西北部、叙利亚西北部和土耳其东南部,但也有少量成员居住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利用美国及其盟国对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导致上述两国的政治权力出现真空并且社会秩序难以确立的有利时机而崛起。之后,在宗教上信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国”,开始了对信仰雅兹迪教的雅兹迪人的种族主义灭绝行动。从2014年7月底开始,“伊斯兰国”开始围困分散在伊拉克西北部辛贾尔山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的大约4万名雅兹迪人。他们被告知,要么改信伊斯兰教,要么被砍掉脑袋。正是由于“伊斯兰国”对雅兹迪人的这种种族主义灭绝行

为,数以万计的雅兹迪人流离失所、远走他乡,进入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申请难民庇护。

其次,考察和分析难民庇护申请者在德国联邦各州的地理分布结构。

依据德国现行的难民安置法规,难民安置在德国各州的分布并不均衡,而是由德国科学委员会依据上一财政年度的各州的财税、人口的多少确定具体的难民配额比例。德国将这种难民安置分配方法称之为“柯尼斯坦比例”(Königsteiner Schlüssel)。依据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提供的 2015 年的相关数据,难民庇护申请在各州的人数、所占比例以及“柯尼斯坦比例”情况,参见下表 5。

表 5 难民庇护申请者在德国各州分布数量、比例一览表

德国联邦各州		难民庇护申请总量	所占比例	柯尼斯坦比例
1	巴登-符腾堡	57578	13.02967%	12.97496%
2	巴伐利亚	67639	15.30644%	15.33048%
3	柏林	33281	7.53136%	5.04557%
4	勃兰登堡	18661	4.22291%	3.08092%
5	不来梅	4689	1.06110%	0.94097%
6	汉堡	12437	2.81444%	2.52738%
7	黑森	27239	6.16408%	7.31557%
8	梅克伦堡-前波莫瑞	18851	4.26591%	2.04165%
9	下萨克森	34248	7.75019%	9.35696%
10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	66758	15.10707%	21.24052%
11	莱茵兰-普法尔茨	17625	3.98847%	4.83472%
12	萨尔	10089	2.28310%	1.21566%
13	萨克森	27180	6.15073%	5.10067%
14	萨克森-安哈尔特	16410	3.71352%	2.85771%
15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15572	3.52388%	3.38791%
16	图林根	13455	3.04481%	2.74835%
	情况不明	187	0.04232%	
	德国总计	441899	100%	100%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5, Asyl*, Berlin, 2015, S. 13.

由表 5 可以看出,难民庇护申请在德国东西部的分布呈现出较大的非均衡性,德国西部各州承受了更多的难民庇护申请的配额,而东部各州难民庇护申请的配额较少。原因是,一方面,由于二战后统一的德国分裂为联邦德国和

民主德国,并且分属于不同的国际阵营——北约和华约,因此,西德和东德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40多年的发展直接造成西德和东德处于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上。即使在1990年两德统一以后,德国东部与西部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依然明显,总体而言,德国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高于德国东部。由此,依据柯尼斯坦比例,德国西部承担了更多的难民安置的义务。难民庇护分担占比在9%~21%之间的四个州是下萨克森、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全部分布在德国西部,占德国难民配额总量的56.86%。从实际情况来看,上述四个州也承担了226223人,占难民庇护申请者总量的51.29%。

最后,考察和分析难民庇护申请者在德国的处理结果的类型结构。

在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需要经过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及相关机构进行甄别,以便确定是否归属于难民身份、社会保护和免驱逐三个类型之一,从而获得在德国的居留许可。如果不能获得上述三种身份之一,则将被驱逐或进入其他程序(包括提起法律诉讼)。因此,通过考察和分析难民庇护申请者处理结果的类型结构,可以把握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最终处理结果,以此确定究竟有多少难民庇护申请者获得了在德国的避难居留许可,又有多少申请者被拒绝或进入其他程序。为了便于研究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规模走势,我们截取了从2008年到2015年的难民庇护申请结构的类型结构数据(见表6)。

表6 德国2008年~2015年难民庇护申请处理结果类型结构一览表

年	总数	难民	比例	保护	比例	免驱逐	比例	拒绝	比例	其他	比例
2008	20817	7291	35.0%	126	0.6%	436	2.1%	6761	32.5%	6203	29.8%
2009	28816	8115	28.2%	395	1.4%	1216	4.2%	11360	39.4%	7730	26.8%
2010	48187	7704	16.0%	548	1.1%	2143	4.4%	27255	56.6%	10537	21.9%
2011	43362	7098	16.4%	666	1.5%	1911	4.4%	23717	54.7%	9970	23.0%
2012	61826	8764	14.2%	6974	11.3%	1402	2.3%	30700	49.7%	13986	22.6%
2013	80978	10915	13.5%	7005	8.7%	2208	2.7%	31145	38.5%	29705	36.7%
2014	128911	3331	25.8%	5174	4.0%	2079	1.6%	43018	33.4%	45330	35.2%
2015	282726	137136	48.5%	1707	0.6%	2072	0.7%	91514	32.4%	50297	17.8%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5, Asyl*, Berlin, 2015, S. 34.

由表6可以看出:第一,伴随着难民庇护申请人数的增多,德国难民庇护申请的处理数量也呈急剧增长的态势。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

机以来,在德国,政府始终需要面对数以万计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甄别和处理,但申请者的处理规模和人数从2008年到2013年,基本上呈现线性增长,增长速度缓慢。但时间的车轮进入2014年以后,伴随着难民庇护申请者人数的增多,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的相关甄别机构处理避难申请者的数量呈现出几何指数增长的态势,2014年的避难申请处理总量达到了128911人,比2013年净增68087人,上涨了59.19%;作为难民危机年的2015年,避难申请处理总量达到了282726人,比2014年净增153815人,上涨了119.32%。如果说,2015年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人数超过了历史纪录的1992年,那么,避难申请的处理规模也同样达到了历史新高。

第二,难民庇护申请者中获得难民身份、保护或免驱逐从而获得在德国居留许可的比例,从2008年到2015年经历了一个先拉高、后降低、再升高的过程,2015年的获得难民等类型的居留许可的比例,创下了进入21世纪以后的德国历史纪录,高达49.80%。实际上,冷战结束以后,由于社会、文化、法律和历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中,获得难民等类型的居留许可的比例还是较高的。特别是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发生以后,来自叙利亚、阿富汗等国家的难民庇护申请获得了快速认定和处理的优先权。面对堆积如山的难民庇护申请,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及相关部门创新了甄别模式,简化了对来自叙利亚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认定程序,由此,大大提高了难民甄别的认定比例。

第三,在被拒绝和按照其他程序处理的难民庇护申请者中,没有获得居留许可的比例有较大幅度的降低,但被拒的绝对数量却呈现出持续增高的趋势。2010年没有获得在德国难民居留许可的比例是78.5%,而后逐年下降,到2014年下降到68.5%。但在难民危机到来的2015年,没有获得难民居留许可的比例呈现出断崖式下跌,迅速下降到了50.2%。但没有获得德国居留许可的绝对人数,却没有伴随比例的降低而减少,相反,却因为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规模增大而急剧增多。从2008年的12964人,上升到2014年的88348人。2015年因为难民危机的爆发,没有获得居留许可的人数创下了141811人的历史纪录。这也意味着在难民庇护申请者(总数是282726人)中,有50.2%的申请没有获得居留许可。

#### 四、结 语

通过对2015年在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简要结论:

从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自然结构来看,在规模上,创造了冷战结束以后的新

高,有 476649 人提出了难民庇护申请。在申请类型结构上,主要是首次申请者;在性别比结构上,男性占比高;在年龄结构上,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结构呈现出显著的年轻化特征。从难民庇护申请者的社会结构来看,在来源国结构上,主要来自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强力侵入和干预的叙利亚、阿尔巴尼亚、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塞尔维亚;在宗教信仰结构上,穆斯林难民庇护申请者已成为在德国的最大的避难申请群体;在难民庇护申请的处理结果的数量和类型结构上,2015 年处理的难民庇护申请总量达到了空前的 28.27 万人,其中获得难民等类型的居留许可的比例,高达 49.80%,创下了进入 21 世纪以后的德国历史纪录。

2016 年 3 月份以来,伴随着欧盟与土耳其达成的难民协议生效,进入德国和欧洲的土耳其通道已基本关闭,这样,单一通过地中海通道进入欧洲的难民人数持续减少。由此,2016 年 1~9 月份进入德国的难民(非正规移民)人数只有 272185 人。但同期,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人数却达到了创纪录的 657855 人<sup>①</sup>。这也是 2015 年大量难民进入德国的滞后效应。大量难民、尤其是穆斯林族群难民的进入,将对德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从积极影响来看,数十万计的年轻难民的进入,有利于缓解德国的人口老龄化;如果能够实现较好的社会融合的话,年轻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到来,将缓解劳动力市场紧张的状况,降低社会抚养比,促进德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消极影响来看,如何对数量巨大的难民庇护申请进行甄别和具体处理,将是德国政府近期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如何将这些获得难民资格和居留许可的难民真正融入到德国主流社会中,防止德国的族群分裂、难民的身份冲突与穆斯林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袭击,对德国政府来说,更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责任编辑:郑春荣

---

<sup>①</sup>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Aktuelle Zahlen zu Asyl*, Ausgabe: September 2016, Berlin, 2016, S. 34.